

在那银杏树下

方颖迪

在那银杏树下,品秋画秋。

秋天,这个饱含哲理的季节,枫叶红了,稻穗黄了,葡萄紫了,银杏金了,这些无疑是其灵魂之色。王维、欧阳修、苏东坡等诸位文豪皆曾在那银杏树下,深情地咏画出一首诗词。他们把漂亮的银杏叶喻为“鸭掌”“金扇”,将诗作以佳礼互赠,可谓妙趣横生。也许在古人眼里,银杏树就像一位默默奉献爱的奇女子,从青葱羞涩(春),到满头翠绿,缓缓地由绿泛浅黄,一圈一圈,静静地绕向叶心,它不动声色地操弹精彩曲目,金黄初露端倪,却让人难以察觉,直至远观通身披上迷人的金色(秋味浓郁),妙哉!

鸿雁南飞,去慈溪五磊寺游玩,我见到了银杏树的靓影,好多好多。它开始了一年中最华丽的转身,几经秋雨的洗礼,葱郁的叶子被染成金灿灿的一片,满树金黄如花;在寺院的一隅,它们静静地站成一排,日日聆听寺院的钟声,虔诚的和尚天天穿

梭于银杏树下,或诵经或打坐。一道暖阳铺来,满地似尽带黄金甲。

茅篷古村聚居了好几棵千年银杏树,秋风肃起,去那采风,好多文友在那银杏树下流连忘返,驻足拍美照,柔情地半拥半抱那粗壮的树干,仰望它那精神矍铄的容貌。银杏叶,随秋风不时地飘着飞着,这里瞄瞄,那里瞅瞅,随心所欲地停于我们的肩头,与大地尽情地戏耍。当银杏叶一一落地后,那一大片金黄,像是编织成了一块巨大的金箔地毯,让人惊叹于银杏交上的那唯美的杰作。我小心翼翼地踏在杰作上,松软松软的,仿佛步入了美丽的梦境,让人有飘飘欲仙之感。

数日前,老妈送女儿去游泳,回来见路边一棵银杏树下,围了好几位大姐,她们或蹲或半蹲或席地而坐,乐滋滋地在挑拣银杏树上跃落的果子。那就是银杏果,俗称白果。

银杏果子,状如枇杷大小,椭圆的一簇簇。果外皮,初为绿色,带些许细绒毛,成熟了,则呈黄色,似甜橄榄似熟枇杷。其一旦成熟,就迫不及待地

想离开树母的怀抱,一个个往那银杏树下跳,一个个轻跃于绿坪上,个别调皮地还就坪一滚,落于人行道上,继而起身,蹦进了我母亲的手心呢。拿回家,将银杏果皮小心地剥开,里面见一颗晶莹的白果。

银杏果可是宝,能食用能当保健品。它的食用方法主要有两种:带壳炒食和去壳煮食。

父亲有两个简单的炒法,且不需要入大镬去炒。其一:把洗净晒干的白果直接放在高压锅里,合上锅盖,微微地催煮一煮,少顷,调至微火,把高压锅上下摇一摇,左右晃一晃,如此反复几次,直到有香气扑飘而出,关火。

其二:是用多功能的微波炉。把晾干的白果放在微波炉专用容器里,盖上盖子。转两分钟,取出,把装白果的微波炉容器摇一摇,再颠一颠,以便让里面的白果受热均匀。稍候,再把它放进微波炉转两分钟左右。品尝一下,熟糯了就可了。还有一点生的,续摇,续炒。

去壳的银杏果,可单独煮食,也可以和其他食材一起煮粥、炖汤、做糕。

它一为菜肴中的拌料。加入银杏果,可消除猪肉鸭肉的油腻感,使人食欲大增。二乃做糕点的重要拌料。拌入它,可增加糕点的糯性和清香味,改善糕点的口感。爷爷在世时,每逢入秋,皆会哼着小曲做几回清香可口的白果糕或白果羹,深受我们一家人的喜爱。至今忆来,仍垂涎欲滴。

银杏果给予了味美,而银杏树带来了静美,高深的静美。我喜欢银杏树,喜欢它在秋这个时节所展现出来的独特魅力。既如一位奉献爱的奇女子,又像一个满腹经纶的大才子,在蓝天白云下忘我地绽放青春的不一色彩,忘我地传颂生活的种种乐趣。秋中的银杏树,给我们呈现的,是一个诗的国度,是一篇美得让你无比眷恋的童话。瞧,银杏叶在它跃落的那一刻仍是鲜活的,不像别的树叶,先是头发黄,再是身卷腰枯,躲在枝头呻吟,它没有变得颓废,没有变得懦弱,它将一片片银杏叶演绎成一场奇特而完美的舞台剧。

生活在那银杏树下,很惬意,很幸福!

匠人

岑玲飞

从门口路过,见门内有一个根雕大肚弥勒菩萨,便站住了,再看,一个匠人正在雕刻。他清瘦的背影朝着我,低头弯腰的姿势,我立即走进去看,他的面前有一张很宽大的台板,上面全是雕刻工具,还有做了一半的木雕作品,一堆碎木屑,被一刀一刀凿出来的,像指甲般大的木片。

我对他说:“你做的这个工作是很有趣的,这些东西做出来,看着都很有趣。”

匠人放下手中的活,打量了我一下,问:“依学堂里读书读好了?”我说:“读好了。”匠人又说:“依大学毕业了,现在出来走走,玩玩哦?”我就说:“嗯,是的。”暗想,这匠人什么眼神,不过被这样误会也不用特意去解释。

我对他说:“我前阵子做了很多竹子的手工,本来还想做一些木头的手工和雕刻,捡了些台风天刮下的樟树枝,还买2.5公斤印度紫檀木的边角料,后来竹子手工一做做了三个月,太累了,就没做那些木头,一直放着,以后想做了就做。”

他动作很快,马上拿来一个篾制品,递给我,问:“这样的你会做吗?”我说:“这个不会做,会做这个,那我厉害了。”这是一个杯垫子,做得像一朵精致的花,这是篾匠的领域了。

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我做的东西,他也非常感兴趣,一边看一边夸赞:这个创意很特别!隔壁的一个邻居也走进来,一起欣赏谈天。

看完,匠人忽然说:“快来,我也有两根竹子,给你看看!”一边兴致勃勃地走到另一个房间,我和那邻居也跟进,他拿出一根竹子说:“这是用木头雕刻出来的歪鞭笋,歪鞭笋你晓得吧?就是竹子还没有长出地面,埋在地底下的那一截,你看看,雕得像不像。”我握在手里赏玩一番,看着很有意思,有半米长,歪来斜去,黄黄的一节一节,不觉得是木雕作品,只觉得是一根真正的歪鞭笋。我说:“你别说,我还以为是一根真的竹子。”

他又拿出一根竹节,问:“这根竹如果让你去做,你能做出什么来?”

我说:“我做之前都是要思考过的,要看着竹材想,一下子是想不出来的,这个想的时间也不好说,有的看一会儿,就想出来了,有的要等半小时,有的要一个月才能想出来。”

他一直催着,让我想,立等回答。我就一直左看看,横看看,摸摸上面,摸摸中间,摸摸根部。暗想,手工制作,主要是设计,设计这一关过了,只要动手操作就可以了,这个设计就要想。这匠人立等答案,催得紧,这可把我难住了。我把这根竹子握在手里,皱着眉头思考良久,当手指停留在最上部,不由自主地抠了一会儿,觉得奇怪,竹子应该是中空的,这里怎么是实心的,平面的?才猛然悟出:原来这个也不是竹子材料,而是一件木雕作品,下载还连着天然的树根,瓜子一般,怪不得拿在手里沉沉实实的!我瞪圆了眼睛,张圆了嘴巴,一脸呆愣,惊叹道:“这个也不是竹子!是你用木头雕刻出来的竹节造型!哈哈!上当了!上当了!”

匠人面露得意之色,说明他的雕刻技艺出神入化,让我这个劈了三个月竹子的“岑竹匠”也不能立即看出来。不过,我又说:“竹子确实也有实心的,叫实心竹,竹子也有方的,叫方竹。”

他问:“你做的是什么竹子?”我说:“是紫竹,亲戚家屋旁种的,每年要锯下十多根,扔在外头派不上用场,老问我不要,我盛情难却,就挑了些带回家做手工。”

外间是匠人的工作室,这里间是摆放雕刻好的成品,我

一件一件地欣赏着,每一件都非常漂亮,独特,每一种都只有一件,匠心雕刻,独一无二。其中有一个大的水果盘,雕刻成荷叶边的形状,带着隐隐的绿色花纹。他说:“这个果盘是金丝楠木,多少好啊!”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用手摸着作品。我也去摸了几下,说:“摸上去好像是涂了一层油。”他说:“油是涂了的。”我问:“这些作品怎么都没有标价?”他说:“这个怎么说呢?这些都是无价的,喜欢的人,你白白送给他,他也不要的。”

又回到外间工作室,他给我看正在雕刻的木果盘,说:“这是人家和尚庙里定做的,要去庙里摆供奉的水果、糕点什么的。”

他又领我到屋后檐下,看他的各路宝贝。

匠人都有修复、改造、变废为宝的爱好。屋后的宝贝都是这样来的。像大鹏展翅,因为大鹏的嘴被磕碰掉,没了嘴,就被扔了,他捡回来,给大鹏重新做了一个嘴巴,粘上去,就又完整了;三个花盆架子都是树根改造的,他说人家工地开工,要把树都锯掉,挖出来的树根都扔掉了,他就捡回来,根据天然的长势,设计各种根雕作品,这三个树根正好可以做成花架;又介绍说,这条凳子也是一截木头,是他根据自己的身高量身定做的;又说这个鲤鱼跃龙门是一株烂掉了的杨梅树根,他捡回来,把烂的部位挖掉,做了处理,雕刻了这鲤鱼飞跃的造型,看起来非常灵动、流畅。

我问:“这个行业是自己从小喜欢,还是父母的选择?”这句话问出来,我觉得,我有点像记者在采访了。

他说:“我十五岁就学做这个,到现在已经雕刻了四十一年,当时是因为学这个,对象会好找一些,现在做惯了,也欢喜做,就不想改行了,年纪也大了,就这样一直做下去度老了。”

他给我看了一把折扇,打开来,说,这是他老师写的字,上写“鸣鹤第一雕”。说他老师是观城书法家协会的,和他就像哥们一样,本来要给他写“观城第一雕”,他觉得观城范围太大了,还是“鸣鹤第一雕”合适,老师就给他写了“鸣鹤第一雕”五个字。

我说观城范围里,也只有你一个人在做这一行吧?要写“观城第一雕”也合理。

他说,他倒确实也没听说过别人也在做这一行的,但是就算只有他一个人在观城范围内做这一行,取“观城第一雕”也显得太大了,还是取“鸣鹤第一雕”,范围划得小一点合适。他用手指着斜对面的方向说,那边有一条弄,取了个“天下第一弄”,取得这么大,听听也年寿相,依这条弄是真的有这么大了啊!

那个邻居突然问我:“你大学毕业,工作找了没?要是还没找工作,倒是可以学这个。”我就笑着说:“我儿子在读大学了。”

那匠人一听,立即把腰弯成九十度,仿佛要开始做雕刻了,但是,他弯腿是为了拍大腿,他一边拍着大腿,一边笑,一边说:“咋会有格种介事体格!哦哟!我格阿爹阿娘喂!哦哟!我格阿爹阿娘喂!哈哈哈哈哈!”

我想,这匠人大概是用鸣鹤方言表示:上当了,上当了!

当我告辞,刚踏出门槛,就听见身后响起“当当,当当,当当”的声音。他一次要连敲两下,很清脆,很结实,又有点空灵,好像在敲打着时光和岁月,一下又一下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。

回头,发现门上挂着一块牌子,上写“叶氏雕刻”四个字,是从右往左写的,“叶”字还写成了繁体字。

这匠人大概姓叶,我想。



马岙秋色

邬宏尉 摄

田埂日记

原杰

牛羊是常客
走路大模大样
野猪鹿子偶尔下山
来去匆匆
路边街坊粉蝶和青蛙
一天到晚闲逛打鸣
太阳从睁眼开始管理
一切并非有条
要是它休假或者出差
便会出现状况
雨打折了草
水冲出了坑
冰布下一个个陷阱
不要紧
风是长期修路工
只需片刻便能清理砂石
扶起小草
至于那一个大水坑
当然得加班赶夜工

苏铁

南慕容

院子里种了许多寻常的花草,杜鹃、山茶花、千日红、蔷薇等,虽然吸引不来莺莺燕燕,但也招惹些蜂蝶光顾。也许是觉得花草的色彩和姿态太单调,前段时间特意从网上买了很多多肉,品种有姬秋丽、摩氏玉莲、醉美人等,皆非名门贵族,我以为这些平凡的多肉是随性的植物,随意地放在阳台一隅,却不料小家碧玉也有傲娇的一面,连日风吹雨淋,再加上我经常外出照顾不周,一个月不到,竟然香消玉殒了。

后来又又有朋友从伊犁回来,赠我一袋薰衣草的种子,但我只能在盆中种植荒芜的花园——这回浇水、晒太阳的功课都没落下,但来自北疆的薰衣草耐寒,喜欢沙质的土壤,到了江南终究水土不服。汪曾祺说一个人适合种什么样的花草跟他的性格有关,看来只有仙人掌这样生命力极强的植物才适合我家的院子。

大概是一年多以前,院子里多了一盆苏铁,那是父亲从他朋友的盆栽里分过来的。起初只是一个皮球大小的圆卵形的树桩,树桩顶端开裂如成熟的榴莲,几根细须状毛茸茸的小草从里边探出了头。让我诧异的是栽它的硕大花盆,直径

超过一米,一人合抱不来,父亲说:“铁树生长旺盛,也许过不了一年半载,这个花盆都不够大了。”我心想,在我院子,一种植物首先应该关心的是它的生存问题,至于将来长成什么样,先不要让我养死了再说。我性子疏懒,又经常不在家,养不了娇贵的植物。好在苏铁一副随遇而安的好性子,自从来到我家,它就占据了院子中最大的一个位置,我从未给它挪过地方,也从未浇水和施肥,任凭日晒雨淋,但十天半月后的一个清晨,居然从顶端的裂缝里爬出了几片葱郁的叶子,这线条刚硬的叶子呈15°角由内向外倾斜,形成一个优雅的弧度。比起院子里那些软套套的嫩叶千篇一律的柔软曲线,这样清新刚健的弧度令人着迷。更让我着迷的是,苏铁的叶子如蘸满了绿色颜料的画笔,在我视线的空白上画下一天比一天旺盛的生命。

到了今年端午节的时候,因为一种茁壮生长的生命,原来显得空荡荡的花盆早已被一种盎然的生机填满,苏铁已长到了约1米高,风吹过来,叶片似抖动的剑光,俨然一风度翩翩的少侠了。

相对于“苏铁”这个冷冰冰的学名,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雅称:“凤尾蕉”。剑身般的叶子,刚健有力,向外扩散着绿的涟漪,向内收拢着静的意

志,像一只栖于梧桐的凤凰,赫赫羽毛,光华灿烂;振翅而飞,凤尾聚集起力与美的漩涡,令人心醉神驰。费了好大力,我把苏铁移到院子中央,正对着我书房的窗口,这样我就能在阅读习文的时候,近距离观察它了,它棱角分明的叶子刚好做好了窗口帘幕的格栅。

我自诩为“蕉下客”已有好多年,我为雨打它身上的声音着迷,更倾慕于风在它身上吹出的线条。夕光下,它醉心于自己的影子,从花盆的投影里取出云彩;月夜里,我借月光在它身上制造的雪崩,看见自己内心的荒凉。

在院子里,这个巨无霸的花盆连同它伟岸的身姿是一种王图霸业般的存在,要让所有的花卉臣服,却又坐怀不乱。清风徐来,花自盛开,我的院子虽然没有奇花异草,百般红紫,但在春天里也浓香沁骨,步步芳菲。连一向低调的蔷薇都已经开昏了头,频频飞出院墙外,追着流光中的蝴蝶,苏铁依然高冷地正襟危坐,像一个大隐隐于市的世外高人,对于那些春天正在发生的事漠不关心。没有蜂蝶萦绕,也没有雀鸟光临,日复一日枯寂地打坐,怡然自得于自己的世界中。所谓春天不过是层层叠叠的绿在它身上的一次小小小滑坡,眼见旁边的杜鹃开了又谢了,山茶花粉墨登场又黯然离去,只有

它守住了内心的绿意,似这般紫嫣嫣红开遍,都付了铁石心肠。

自从院子里栽了苏铁,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常常困扰着我:“铁树何时开花,难道真的要等待千年吗?”我见过植物园里开花的铁树,玉米穗一样的花朵,说不上有多美观,但那种毛茸茸的感觉能一直酥痒到心里。眼见我家的铁树一天天地长高,却从未有开花的迹象。问了精通养花的朋友才知道,要让铁树开花,须漫长施肥,肥料中含铁量要高。我说,我最不擅长就是伺候花草了,还是让它随缘吧。朋友说,那还有一种情况,铁树开花,要看机缘。

也许要见它花开真要等待千年,也许就在下一秒。时至今日,苏铁依然在长高,叶片已有二指宽,但一想到花开,苏铁和我好像苍老了许多,难道风雨如磐的日子都过来了,竟然看不出内心的执念。

端午节前后,连日暴雨,院子里断枝落叶,狼藉残红,只有苏铁依然挺直着箭镞般的身姿,风雨打在宽厚坚韧的叶片上,层层叠叠,似在翻涌起记忆的江涛,这时,我似乎听到一个诗人跨越时空的内心独白。

铁树开花心未铁,多情却是人间雨。